

陸批慎疾芻言

迴瀾社醫
書之二

道光戊戌暮春刊

慎疾芻言

蔡氏涵虛閣藏板

慎疾芻言敘

徐靈胎先生醫學在雍乾間稱國手其所著醫書數種非讀破萬卷醫書者不能道隻字初學醫者未易窺其精蘊惟慎疾芻言一書簡明切要醫家病家之流弊直抉無隱於各病之治法既已提綱挈領復終之以宗傳一篇指示學醫之門徑學者先明乎此再進而求之先生所著各書當無不迎刃而解此本為先生晚年所重訂末附醫學源流論三篇較原著更加精警又經陸九芝先生校正誤字並於痢疾篇中辯論十餘行記於書眉之上謂傷寒傳入陰經句傳入二字應改為直中二字以免貽誤後人靈胎有知當亦許為諍友然下文陰症篇中所云直中陰經之

病情與此無異可見靈胎決無此誤則此處傳入二字安
見不由傳寫傳刻者所誤耶書尾又有陸先生親題七絕
一首所以推崇靈胎而慨繼起無人者又深情若揭陸先
生自謂生平私淑靈胎予又私淑陸先生而為陸先生在
天之靈所默契者另詳予筆記中茲將原書付之影印俾讀者因
識陸先生所之手澤並能發憤興起以盡讀兩先生之書
蔚為醫學中興之盛豈非此生一大快事哉己巳五月江
寧汪紹達

余弱冠時。家多疾病。先世所藏醫書頗多。因隨時翻閱。不過欲稍識方藥而已。循習漸久。乃上追靈素根源。下沿漢唐支派。如是者十餘年。乃注難經。又十餘年而注本草。又十餘年而作醫學源流論。又五年而著傷寒類方。五十年中。批閱之書。約千餘卷。泛覽之書。約萬餘卷。每過幾時。必悔從前疎漏。蓋學以年進也。乃世之醫者。全廢古書。隨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擊心傷。數年前曾作芻言一冊。欲以醒世。而鮮克聽從。竊思生長

聖朝。毫無益於此世。而半生攻苦。雖有著述幾種。皆統談醫學。無驚心動魄之語。足令人豁然開悟。因復摳心。

挖骨。卽芻言原本。更加痛快剖悉。實因悲憫。填胸不能。
自己。願覽者諒其苦心。虛懷體察。以之治人。則敬慎可。
以寡過。以之治己。則明哲可以保身。冀遇信從之有人。
庶縣斯道於一線。乾隆丁亥秋七月。涇溪徐靈胎識。

慎疾芻言

補劑

學問之道。必由淺入深。從未有淺近不知。而專求怪僻者。况醫法一誤。必至傷生害命。尤不可不慎也。夫所謂淺近者。如傷風則防風。荊芥。感寒則蘇葉。葱頭。咳嗽則蘇子。杏仁。傷食則山楂。神曲。傷暑則香薷。廣藿。瘧疾則柴胡。湯加減。痢疾則黃芩。湯加減。婦人則四物。湯加減。小兒則異功散。加減。此皆歷聖相傳之定法。千古不能易也。至於危險疑難之症。則非此等藥所能愈。必博考羣方。深明經絡。實指此病何名。古人以何方主治。而隨

症加減。今則以古聖之法爲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
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
以致外邪入裏。馴至不救。間有稍馴謹之人。起病時仍
用切近之藥一二劑。未卽有效。卽轉而改用溫補。不思
病之中人。愈必有漸。不可因無速效而卽換方也。况所
服之方。或未盡善。不思卽於前方損益萬妥。而據求變
法。又不肯先用輕淡之劑。探測病情。專取性雄力厚之
品。大反前轍。必至害不旋踵。總由胸無定見之故。當思
人之有病。不外風寒暑濕燥火爲外因。喜怒憂思悲驚
恐爲內因。此十三因。試問何因是當補者。大凡人非老

死卽病死。其無病而虛死者。千不得一。况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畱則實者。亦死。若果元氣欲脫。雖浸其身於參附之中。亦何所用。乃謬舉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虛固當補矣。所湊之邪。不當去耶。蓋邪氣補住。則永不復出。重則卽死。輕則遷延。變病或有幸而愈者。乃病輕而元氣漸復。非藥之功也。余少時見問疾者。聞醫家已用補藥。則相慶。病者已愈。今則病勢方張。正羣然議進參附。熟地。豈不可駭其始也。醫者先以虛脫嚇人。而後以補藥媚人。浙江則六味八味湯。加入參麥冬等藥。江南則理中湯。加附桂熟地鹿茸臍帶等藥。於是人人

習聞以爲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虛死。所以服補而死。猶恨補之不早。補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參無力。以致不救。醫者虛脫之言。真有先見之明。毫無疑悔。若服他藥而死。則親戚朋友。羣詬病家之重財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瞑。醫者之罪。竟不勝誅矣。所以病人向醫者述病。必自謂極虛。而傍人代爲述病。亦共指爲極虛。惟恐醫者稍用攻削之劑。以致不起。或有稍識病之醫。卽欲對症擬方。迫於此等危言。亦戰戰兢兢。擇至補之藥。以順其意。旣可取容。更可免謗。勢使然也。此風之起。不過三十餘年。今則更甚。不知何時而可挽回也。

用藥

醫道起於神農之著本草。以一藥治一病。但一病有數症。統名爲病如瘧痢之類。分名爲症如瘧而嘔吐頭疼痢而寒熱脹痛之類。後之聖人取藥之對症者。合幾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藥。而後有方。方成之後。再審其配合之法。與古何方相似。則云以某方加減。並非醫者先有一六味八味理中等湯。橫於胸中。而硬派人服之也。至其辨症用藥之法。如有人風寒痰食。合而成病。必審其風居幾分。寒居幾分。痰食居幾分。而藥則隨其邪之多寡。以爲增減。或一方不能兼治。則先治其最急者。所以無一味虛設之藥。無一分不斟。

酌之分兩也。况醫之爲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藥而病情不減。或反增重。則必深自痛懲。廣求必效之法。而後已。則學問自能日進。若不論何病。總以幾味溫補投之。愈則以爲已功。死則以爲病本不治。毫無轉計。此則誤盡天下而終身不自知也。又其所名陳方者。用柴胡一味。卽名柴胡湯。用大黃一味。卽名承氣湯。於古人制方之義。全然不知。隨其口之所指而已。其醫案。則襲幾句陰陽虛實五行生剋籠統套語。以爲用溫補之地。而文人學士。又最易欺。見有陰陽五行等說。卽以爲有本之學。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詡爲得醫學之捷徑。將千古聖

人窮思極想。所製對症之方數千首。皆不必問而已。稱名醫矣。夫醫者欲道之行。相習成風。猶無足怪。獨是閒居涉獵之人。亦俱蹈襲此等謬說。與醫者同聲合氣。親知家有病。卽往幫助。醫者用危言拏住。本家使之不得。不用溫補。貴重之藥。以明關切。因而致死。死則以爲用此等藥。原未嘗云病者服之必效。不過如此。門第之家。於理不該。服價賤之藥耳。若已生疾。又有人亦以此法斃之。眞屬可憫。數十年前。亦有涉獵醫學者。頗能辨別藥性。博覽經方。今乃相率而入於魔道。其始起於趙養揆。張景岳輩。全不知古聖製方之義。私心自用。著書成

家。彼亦不知流弊。至於此極也。我知天心仁愛。其轉移必不久矣。

中風

中風。北人多屬寒。宜散寒。南人多屬火。宜清火。而祛風消痰。則南北盡同。古方自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而外。則續命湯爲主方。續命湯共有數首。不外驅風。其隨症加減。皆有精義。從未有純用溫熱滋補。不放風寒痰火一毫外出。以致重病必死。輕病則使之不死。不生。惟日服人參以破其家。而戀其命。最可傷也。又有稍變其說者。用地黃引子。以爲得陰陽兼補之法。亦大謬也。此方

乃治少陰氣厥。不至舌瘖足痿。名曰痲症。乃純虛無邪。有似中風。與風寒痰火之中風正相反。劉河間之書可考也。乃以此方治有邪之中風。其害相等。余每年見中風之症。不下數十人。遵古治法。十愈八九。服溫補之藥者。百無一愈。未甚服補藥者。尚可挽回。其不能全愈。或真不治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奈何一患此症。遂甘心永爲廢人。旁人亦視爲必不起之症。醫者亦惟令多服重價之藥。使之直得一死。而可無遺憾。豈不怪哉。願天下之中風者。斷勿以可愈之身。自投於必死之地也。

咳嗽

咳嗽由於風寒入肺。肺爲嬌藏。一味誤投。卽能受害。若用熟地麥冬萸肉五味等滋膩酸斂之品。補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喉癰肛瘻喘急寒熱。近者半年。遠者三年。無有不死。蓋其服此等藥之日。卽其絕命之日也。間有見機而停藥者。或能多延歲月。我見以千計。故今之吐血而成癆者。大半皆因咳嗽而誤服補藥所致也。或云五味子乃仲景治嗽必用之藥。不知古方之用五味。必合乾姜一散一收。以治寒嗽之症。非治風火之嗽也。況加以熟地麥冬。則受禍尤烈。又嗽藥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湯中用之以載甘草上行。治少陰之喉痛。與

治嗽宜清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人氣逆痰升。不得著枕。凡用藥。當深知其性。而屢試屢驗。方可對病施治。無容冒昧也。

吐血

五十年前。吐血者絕少。今則年多一年。其症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藥誤之也。蓋血症因傷風咳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虛勞傷損而起者。十之二三。乃醫者概以熟地人參麥冬五味等滋補酸斂之藥。將風火痰瘀俱收。拾肺管。令其咳嗽不止。元氣震動。津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風寒補住。必成癆病。無人不知。今竟無一人知之矣。